

蚂蚁菜花

刘黑枷



前 记

林彪、“四人帮”一开始兴风作浪时，即将刘黑枷同志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一些作品收集在一起，铅印成册，名之为《毒草集》，广为散发。

接着，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开始，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刘黑枷同志。他们断章取义，掐头去尾，公然篡改原文，生拉硬扯，甚至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把许多作品都打成“毒草”。

为了落实政策，给刘黑枷同志平反，给这些作品平反，特再铅印成册，发给原发放的单位和读者，以消除影响。

沈阳解放后，到一九六六年春天这个期间，刘黑枷同志随时写些短文，不外是通讯、特写、散文、杂文和随笔之类，歌颂了工农兵英雄人物，描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抒发了热爱党和祖国的感情。大部分登过报刊，也有的虽已定稿尚未发表，有的只是草稿，有的是写作笔记或素材。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这些都被洗劫一空。至今，不少都无法找到，特别是许多没发表过的原稿已尸骨无存，实在令人感到可惜和愤慨。

这次除把“四人帮”时编印的所谓《毒草集》中的作品重新编印外，也收集了一部分在报刊登载过或其他集子里发表过的作品一并印在一起。

全书共分四辑，按写作时间排列：一、对工农兵先进

人物的记述；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赞颂；三、杂文；四、抒情散文。

书名，经与作者商定，名为《蚂蚁菜花》。并不是因为这一篇有什么特殊意义，而是因为，林彪、“四人帮”刚开始兴妖作怪时，最早是抓住这一篇开刀的，曾经颇为轰动一时。现在，既然是拨乱反正，那就拿这一篇的题目作为全书的名字吧。

我们和刘黑枷同志一起，无限感谢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只有彻底粉碎了“四人帮”，新闻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工作者才迎来百花盛开的春天。

相信作者定会和我们一起，解放思想，深入群众，拿起笔来，写出更多的作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编 者

一九七九年三月

目 录

前记.....	(1)
妙手回春.....	(1)
从险峻的悬崖畔走回.....	(6)
英雄的连队.....	(12)
段副教导员和战士.....	(20)
老干青枝.....	(24)
他回到汾河岸边.....	(29)
以天下为己任.....	(33)
春风正吹.....	(38)
向阳花.....	(43)
硬骨头颂.....	(53)
望着天安门的灯光.....	(57)
战斗开始了.....	(62)
一桥飞架南北.....	(68)
调兵山麓.....	(74)
筑路者的心声.....	(81)
铁法线上春意浓.....	(85)
列车飞奔.....	(92)
蒿甸子见闻.....	(96)
站在炼钢炉前	(104)
春雨赞	(108)

车声震耳	(111)
第十三个秋天	(114)
柴河十月夜	(118)
从公社党委办公室外望	(121)
高唱进行曲	(125)
远航图	(129)
自产石油分外香	(133)
在广大而宏壮的声响中	(137)
白山和飞鸽	(140)
富有和贫乏	(142)
菩萨要靠农民自己去丢	(144)
螺丝钉和鲁班石	(147)
从扎花绣朵谈起	(150)
树和除	(152)
捕蛇打豹谈	(154)
日记写给谁看	(156)
传表还是传筐	(158)
成龙还是成牛	(160)
这个常规破得好	(162)
可贵的自觉精神	(164)
落雪的晚上	(167)
三千六百多个日子	(171)
在印报机旁	(176)
蚂蚁菜花	(181)
银幕前	(184)

春播散曲	(188)
瓜叶菊和青松	(191)
龙泉寺外记	(193)
凝聚多少深情	(196)
红灯	(199)
老兵的心声	(203)



妙 手 回 春

下午一点半，该轮到理发发了。没有别的事，就提前到理发室去。这里窗明几净。我坐在靠窗边的小凳上等着，借机和理发员老金闲聊。老金正在给一个胖同志剪头，另外一个姓刘的理发员也在忙着做活。

我和老金的谈话是从一个小公务员在这里学理发，后来不干了这件事说起的。

“这小家伙，一共学了两个多月，最初还不错。”老金一面拿着推子给那个胖同志推头一面说，“可是爹妈来了一封信，不乐意他学这行手艺。说什么——下贱！真是旧眼光。一看到爹妈的信，这小家伙有点动摇，后来就不干了。”老金不胜惋惜地说：“我希望他慢慢会懂得，干这一行绝不是下贱，而是光荣的。”

老金的个子虽然不高，干起活来却满有精神，也很喜欢闲谈，好像从来不知道疲倦似的。

“在旧社会，说干理发这行是下贱，那不是理发的本身下贱。凭自己的劳动挣钱，有什么下贱？”老金好像问全屋的人一样，稍停一下，又说，“那时社会上有些人的眼光真不对头，你们没听说过吧，前清时干剃头的这一行三辈不准下考场。你们看看，那叫什么社会！”

老金说到这儿，不禁勾引起做学徒和吃劳金时挨累受气的记忆来了，另一个姓刘的理发员也参加了谈话。他们一面理发一面断断续续地述说着。那时，掌柜的说不要就

叫你卷行李。为了拢络你，引你赌钱，输了，他就借钱给你，这样使你总是欠着他的，你就不致于闹事了。在那年头，剃头的真好象比别人低三辈似的。曾经有一次一个大老板模样的人剪完头百般挑剔，破口大骂，非叫老金自己承认是混蛋不可，老金坚决不干，躲不迭被揍了几个耳光。

老金在用篦子给那个胖同志刮头发里的碎发楂，刮完了，就用小竹刷把篦子上的头发楂狠命地刷下去，并且用嘴去吹，好象那上面附着的是旧社会阴暗生活的影子一样。然后对我们说：“旧社会，光是理发行业叫人瞧不起吗？劳动人民，哪行哪业叫人瞧得起。其实，那些剥削人喝人血的地主老财、大资本家，才是真正的下贱呢？毛主席不领导我们把旧社会砸烂，我们不用想挺起腰板来。”

接着，从对面的写有“社会主义好”红字的大镜子里，我看到他眼眸里又焕发出光彩，对当前的生活表示出极其满意甚至夸耀的神情。他讲述了今天的生活，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一天干八个点活，每逢星期日休息一天，比起从前无日无夜的劳累干得腰酸腿疼，那不是天上人间吗？

老金在旧社会只读过一年书，而大半丢掉了。但解放后，几年来，真是孜孜不倦地学习，从速成识字，到初小、高小，现在已是初中生了，指点地图能谈天下大事。他学习起来是天天不拉，风雨无阻。我想，如果缺少对现社会高度热爱的感情，是不容易做到这一点的。

“都是劳动，也是工人阶级一分子，一样地享受劳动保险待遇。来剪头的，哪一个不是客客气气叫我们同志。不守秩序，有啥缺点，我们照样可以给他提意见。你数

数，哪届劳动模范，哪届人民代表没有咱们理发工人，啊？”

老金理直气壮地问我们，顺手在一根叫做“刀档”的小皮带上拍拍地磨着剃刀，这时正在给那个胖同志刮脸。

“那为什么人家都愿意到大工厂当工人，或者当火车司机，不愿干理发这行呢？”胖同志插了一句。

老金着急地说：

“你怎么看吧，为什么也有初中毕业生到农村养猪养鸡，安心当饲养员的呢？我说，开电车开火车是为人民服务，做工人、农民也是为人民服务，当干部的不也是为人民服务吗？”他越说越兴奋，“不愿干理发行业是思想有问题。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叫我说，干哪行也白搭。我们理发的，是干什么的呢？是为人民健康服务，让人们干干净净，精神振奋去更好地干革命。拿你们说吧，接待外宾，不到这里理发，刮刮脸，弄得支毛扎苍胡子拉沙的，能去吗？你们把接待工作做好了，也有咱理发工人的成绩在里边，这就是你们常说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咱们的热和光就在这里看出来了。”

“对，说得真对！这就叫，就叫理发工作和整个革命工作分不开。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离不开理发的，到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理发的也不行！”另一个理发员老刘不胜赞赏地点着头，大声补充着说。两面大镜子里也同时反射出坐在椅子上理发的两个同志的深为赞许并受感动的目光。老金已经给那个胖同志刮完了脸，最后梳好头。胖同志离开座位正在镜子面前端详着自己才刮过的脸。

老金流露出艺术家刚刚精心雕塑完一件作品在反复欣赏自己的创作的那种神情，也不住地望着胖同志的头

和脸。

如果说起技术来，这两位理发员几年来提高得真快，他们剪的头发长短 厚薄都非常称心，适合每个人的“头型”和头发的疏密。刮脸不使人感到刺痒或有一丝的疼痛不快。所以机关里对于修饰 比较讲究的同志过去常到什么“凤凰”、“孔雀”等处理发，现在也不去了。

刚理完发的这个胖同志，初进来时，头发蓬松，满腮胡须，面容苍老。但经过我们老金同志双手的一番功夫，头发 齐整平贴，满面光辉。他照着镜子，用手摸着光滑的下颏，不禁说了一句：“嘿！真是妙手回春，你们让我年青了十岁！”

这句话引起了全屋人的会心的微笑，除了说话人自己以外，一个正在理发的，一个我，加上两个理发员都笑了。而其中，老金更是满脸高兴，嘴都合不拢，好象他自己也感到年轻了十岁似的，分外有神，洋溢着劳动后的喜悦和对自己职业的自豪。他伸手示意让我坐在那腾出来的大椅子上。并且开玩笑地说：

“来，给你开开刀。”

老金说，他最爱看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记录电影，看到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感到无比自豪，看到国家领导人辛劳为人民，无限地崇敬和爱戴，看到国家领导人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总是联想到自己的劳动和整个外交工作的联系，从而受到教育和激励。他告诉我们，有时走在街上，看到南来北往的人群，他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让每个人，不论男女老少都整洁大方，气宇轩昂。基于这种心情，他常常在星期天，到机关宿舍去，为双职工的孩子或因病在家休养的职工理发，把朝气和青春送给家家户

户。为此，受过机关的多次表扬。根据他本人申请和支部的讨论，他已被列为非党积极分子啦。

想到老金的所作所为，他的胸怀和精神世界，不能不激起敬佩的深情。我想，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应该多方培养人们的职业自豪感吗？终生终世安于一项工作。不论哪行哪业，只要是为革命所需要，这个工作就是高尚的，别人尊重这项劳动，自己更应尊重这项劳动。

那个学理发不干了的 小公务员，我没有机会和他谈过。我记起刚才老金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来：“我希望他慢慢会懂得，干这一行绝不是下贱，而是光荣的。”我觉得，那个小公务员，特别是他的父母，如果能体会到老金对待理发工作的热爱，了解到他的工作、生活、理想，以及来理发的这些人对老金的尊重，他一定会受到感动，从而认识到过去的想法是不对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



从险峻的悬崖畔走回

——机客车厂王恩德今昔生活
对比展览会观后记

我宛如在读着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泪史。

王恩德，这贫农的孙子，这工人的儿子，就站在我的身边。展览会上的几张连环图画表明：王恩德经历过中国地主阶级、日本帝国主义者、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非人的奴役和残酷的折磨，右眼皮上一条七分左右的细折线形的伤痕，就是幼年给地主放牛时遇到暴风雨，又冷又恐惧，又担心地主的责打——就在这种惊惧交加的情况下，匆忙地握着牛犄角过河而被牛犄角划破的，它清清楚楚地标记着王恩德过去血泪生活的历史。

一幅薄木板做成的人像树立在展览会里，那就是王恩德幼年的形象：是那樣的瘦弱苍白，穿着破烂的衣衫，赤着脚，挎着破筐，两眼茫然地望着四方，徬徨无依，背后则是漫天风雪。

望着那在风雪中踟蹰着的贫弱的放牛孩子的形影，望着那描绘王恩德悲惨童年的阴暗画图，怎能不燃起对已经逝去的黑暗年代的无比憎恨！

说明员把我们带进王恩德父亲所曾经历过的苦难时代：王恩德的父亲王文生在伪满的工厂里做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常常饿着肚子穿着露肉的裤子去上班。一张图

画上画着王文生被日本人捆紧双手悬挂在吊车上。说明员用痛切的声音说明王文生遭遇到的这些残忍的刑罚并不是偶尔才有的。我记起刚进工厂院门时，同行者告诉我靠右侧一面墙下，就是当年王文生不忍心让妻儿饿肚，来工厂拣地豆时被日本鬼子攒在地上又加以长时的痛打的地方。我感到无限的心酸和愤怒。

展览会上摆着 朽烂的草鞋，摆着破旧的 不成形的靰鞡，这就是王文生生前穿用的；墙上挂着污黑糟烂的面袋子布，这是王文生用来抵挡严寒的包头布。那和王文生生前住过的一模一样的一间破房里，除了一铺小土炕，两三床麻袋和更生布缝成的破被，污旧破烂的箱笼，裂着缝结满霜的墙壁，用破报纸糊住的窗户，此外一无所有。我仿佛看见有风雪正从破窗外吹进，我仿佛看到破被上滴着王文生的斑斑血迹和全家人的湿漉漉的泪水。我不禁想起那个在除夕风雪中，为了躲债蹒跚在村路上的杨白劳——这死在封建地主的淫威下的老农民。不，这一切不只是王恩德父亲的，不只是杨白劳的，而是所有中国工农群众所共同遭受过的悲惨苦痛生活的写照。

十年前，一九四七年严冬，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沈阳，王文生，这善良诚朴的工人，全身的血液被剥削者抽干了，这饱经生活熬煎的人倒下去了。他带着遍体伤痕，一身疾病；怀着满腔悲愤，怀着对寡妻孤儿幼女的忧虑，不甘心地死去了。这一无所有的寡妻孤儿，靠着老工人张贵荣的帮助，用破板障钉了一个方匣子，才勉强把王文生成殓上。（今天，张贵荣穿着一身深色的工作服，也正站在这里参观。从进会场后他的眼睛就是湿润的。）

我又仿佛看到，在满地积雪的荒野上，王恩德这十七

岁的孩子，穿着又薄又破的棉袄，佝偻着身子，送父亲的葬。没有香花，没有鼓乐，没有送葬的行列，只有刺骨的寒风吹刮着薄薄的白纸幡。

！这血泪的纪录，辛酸的历史，为什么，为什么不应该永远地永远地记住！

我宛如在看着一部电影，它纪录着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全貌。

女说明员用抑扬顿挫的调子响亮地说明着，用木竿指点着，绿灯 黄灯 在祖国 深红色的立体地图上亮着，标示出祖国建设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石膏塑像就放在旁边的高台上，他慈祥地注视着这里的人群。

距离王文生死去仅仅十年，但中国却发生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人阶级扭断了身上的锁链，挣开被紧捆着的双手，脱掉了破旧的麻袋片，撕掉了污朽的包头布——这被奴役的象征，从生活的底层一跃而上升到生活的顶峰，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了企业的主人，成了国家的主人。

王恩德当职工代表的照片挂在这里，王恩德当先进生产者的照片挂在这里，这个五级工，衣履整齐，神采焕发。这里也有王恩德在技术学校和业余中学学习的小舞台装置的模型。（和这成对比的是他幼年不能读书，披着破衣烂衫给人放牛的情景）这里也有那么多的实物，王恩德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大衣，毛料子以及家庭布置。这些都是王恩德在工人阶级政权下边，所享受的生活。

我的耳朵里响着女说明员充满感情的说明词：“这是王恩德母亲解放后打的金耳环和银簪子，可是王老太太在旧

社会，连结婚时都没有看见过这种东西。王老太太还有崭新的小羔羊皮袄”（可是王恩德的祖母呢，不用说皮袄，死时无望地祈求着“给我喝一口米汤吧”都不可得。）又是说明员的声音：“王恩德 现在的 小孩，一个个白白胖胖，大孩子在上小学，穿着灯心绒夹克，无忧无虑。但他们那里知道他们父亲在像他们那样大的年龄，在风里雨里去拣煤核，挨冷受冻。”（而他们更不知道他们的叔叔和姑姑们更加悲惨的遭遇）。

女说明员湿润的感人的声音，响在我的心上，使我按捺不住要渗出的泪滴。

我侧过头去看人群中的吴鹏汉，那魁梧的老工人，一双浓眉不住地在闪动；那张贵荣，亲自为王恩德父亲钉过棺材的老人；那孙广全，那徐庆川，他们为女说明员感人的说明词而动容。他们是王恩德父亲的生前好友，是阶级弟兄，是王恩德的叔伯辈，他们多么熟悉过去的血泪生活，他们多么痛惜他们侄辈工人的忘本，他们更多么酷爱现社会，酷爱自己的阶级政权，酷爱祖国所取得的辉煌的建设成就啊。

我宛如在显微镜下检视着被解剖开来的资本主义毒菌的图例。

多么令人心悸呀！王恩德那么上进肯干来自旧社会的苦孩子，血管里流着工人阶级的纯洁的血液，但一旦不慎，感染上了资本主义的毒菌，便几乎一病不起。王恩德想走一人致富万人受苦的路，他想走不劳而获的路，他想走过去曾带给他和父辈与全家以及千百万劳动人民无数灾难的老路。他捣卖自行车，他想雇人开成衣铺，他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他拒绝同志们伸给的手，他不听组织和长

者殷殷的劝告。他被停止了预备党员的资格。

当有人攻击党时，他说：“都说旧社会不好，可是我也没饿死，也过来了。都说新社会好，可我的生活没提高，技术也没提高。”

资本主义毒菌已在他身上繁殖，蔓延，病害扩大了。啃啮了他健康的血肉（朴素的工人阶级意识），这真是危急万分。

然而，党，英明的党，马克思主义，英明的马克思主义，这古往今来最高明最伟大的医生，诊断出了他的病根，透视、化验出他身上沾染着的资本主义毒菌，于是给他注射了社会主义抗毒素，药到病减，挽救了他的生命。

刚进入展览会时王恩德愧悔的讲话录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此刻我正看着他写在展览会墙上的检讨书，正在看着那张照片：王恩德转变后在老工人面前指着自已眼皮上的疤痕，述说他自己没有忘记过去的悲惨生活。另一张照片：几个叔叔——他父亲生前好友坐在他家里望着他，他母亲坐在他身旁为他的忘本而哭泣着，而他垂着眉无限忏悔而忤丧。

他终于抖落掉，洗涤尽资本主义毒菌，然而回过头去想一想，走过的这一段歧路多么可怕呀！

人们，你们可要警惕呀！我好像听到“展览会”向参观者，发出了严肃的叮咛。

我宛如在读着一首诗，无言的，但却是最动人的诗篇，这里充满了浓烈的阶级的感情，阶级的温暖，阶级的关怀。

展览会上无数的照片表明：多少同志发现王恩德忘本后都耐心地跟他谈话，辩论、劝说他、教育他。

我望着在人丛中参观的党委书记，他正亲切地同王恩德握手。

我望着在注视墙上照片的吴鹏汉。他曾苦口婆心地，以长者的身份劝醒了王恩德，他几次地到王恩德家去，如同告诫自己的儿子一样，批评了王恩德，并给他以力量。

吴鹏汉他那样仔细地注视着各种展品，那样出神地倾听着解说员的讲解，他又那样激动地在留言簿上写下满腔的感怀。从吴鹏汉所写的字迹，从他的声音里，从他的眼睛里，我读出了深沉的语言。

我好像在听到党委书记，听到吴鹏汉，听到那几个老工人异口同声地在说：

王恩德呀！王恩德呀！你猛醒了，你回头了，在险峻的悬崖上止住步，在万丈深渊边停下脚，由资本主义腐朽的泥坑中拔出身子。

败子回头金不换，你还不算败子，你只是一时走错了路，你应该重新振奋起来。相信你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不是吗，你刚刚转变，认识了错误，你就一次提出了十二项合理化建议。

你，工人阶级的儿子，热爱自己阶级的事业吧。热爱集体，热爱党，承继前一辈工人（吴鹏汉等老工人）的事业吧，用生命维护工人阶级的事业，工人阶级的政权，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最高利益，（而你所发表过的言论曾损伤了阶级的事业）如果有谁想污蔑、想破坏、想摇撼和摧毁工人阶级的基石，你——工人的儿子，应该首先奋起护卫！

你，工人阶级的儿子，永远记住你眼皮上的伤痕，和你心灵上被资本主义毒菌咬啮过的疮疤吧！

一九五八年二月